人间风味
——和美食有关的人和事——

# 酱干菜里的乡愁

□刘 艳

前几天我收到母亲从千里之外寄来的酱干菜，深褐色的茄子干软绵软绵的，咬上一口，麻辣鲜香溢满舌尖，那是家的味道，是深藏在味蕾深处的乡愁。

我出生在江南一隅的一个小山村，每到秋冬时节，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做上一些酱干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吃食远没有现在丰富，智慧的劳动人民会想办法把当季吃不完的蔬果做成各种酱干菜，有香甜的南瓜干，清香的柚子干，麻辣的茄子干……，而我尤其喜欢吃茄子干。

阳光正好，母亲从地里摘回新鲜的茄子，清洗干净后放入锅内蒸上几分钟，再放到太阳下暴晒，一个个绿幽幽的茄子被晒得如同刚出生婴儿的小脸儿，皱巴巴的，软软的。做酱是个工夫活，茄子干的味道好不好，全在这个酱上面了，母亲做的酱在村里是有名的，每年都有人上门来讨教秘诀，母亲也毫不吝啬分享自己的心得。酱炒制好后，涂抹在晒得干扁的茄子上，小小的我，望着深赭的酱和软绵的茄子在母亲的手里上下飞舞，心里充着幸福和满足。

阳光洒下一片金粉，落在深赭色的茄子干上，散发着多彩的色泽，也落在母亲微红的脸庞上，晶莹而多彩。

经过火热的阳光洗礼后。再次把晒得微干的茄子放入锅里蒸上。母亲围着灶台忙里忙外，我忙着烧火添柴，厨房里雾气袅袅，香气扑鼻，引得我身体里的小馋虫蠢蠢欲动，总是不停地问着，好了没有啊？母亲看我急不可耐的样子，笑着道：“别急，好东西不怕晚。”在我的望眼欲穿中麻辣鲜香的茄子干终于出锅了，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来就往嘴里塞，“小心烫着，这么馋，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呦。”母亲一边帮我吹着热腾腾的茄子干一边还不忘打趣我。“我要永远在你身边，哪都不去。”那时的我，眼里，心里只惦记着眼前的美食，哪会想到以后。

母亲的话犹在耳边，可时光已肆无忌惮地逝去。成年后，外出谋生，数月甚至更久，吃不到母亲做的酱干菜，没有这道菜的日子，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自己也尝试做过几次茄子干，味道总是不如母亲做的那样地道，纯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酱干菜到处都有，但是味蕾这个东西，它只认原味，它只记得最初的味道。有些味道，一旦在少年时扎下了根便一辈子也忘不了。母亲做的茄子干是故乡的味道，这种味道早已在心底印下一个标签，一个他乡无法替代的故土标签。离开故乡久了，故乡的山山水水成了我的乡愁，母亲做的茄子干也成了我的乡愁。思念也如同这道菜，火火的，很辣人。

# 走过腊月的老街

□ 王太生

腊月，这是一年中农历的末尾，也铺开了游子们倦鸟归巢的旅途。

腊月里，年过七旬的程大叔从天津回到老街，他是老街长大的娃。

刚回来的那几天，我一直陪着程大叔在老街巷子里兜兜转转，这个在大都市的游子，如猛虎细嗅蔷薇吞吸着熟悉的老街气息。程大叔在巷子里轻抚老墙老砖，怔怔地望着巷子里那家50多年历史的铁匠铺子里腾起的熊熊炉火，听着捶打铁器的叮叮当当声，他又恍然回到少年时代腊月的一天，那天他从铁匠铺陈师傅那里拿回一把亮光闪闪的菜刀回家递给父亲，父亲一把捞起铁锅里热气腾腾的腊猪头肉，用这把新打的菜刀给儿子飞快割下一块肉，少年的他捧着滚烫腊肉，用手撕扯下分给巷子里的小伙伴们一同分享。

这一次，程大叔提前回来，准备在老街过春节。老程带回一架无人机，去办好了相关手续，他把无人机从老街升空，沿着老街上空拍摄照片，他要把老街的影像带回天津，好让儿孙们明白，他们程家根须是在老街里萌发的。在程大叔拍摄的老街画面里，我看见老街那条小河泛着幽蓝的光静静流淌，还有老街上那些温暾性子的老人，他们是老街里的老宝贝，一直按着老街悠然转动的时钟过着自己的安然日子。在程大叔拍摄的画面里，我还看见在几条老巷里，工人们搭起脚手架，他们正往老旧街区的外墙面喷涂银灰色的真石漆，这是对老街实施改造的一项民生工程。

这个民生工程，暖透了老街人的心肠。老街上那些老房子，它们大多有六七十年的年岁了，老房子不像老街上那些高过屋顶的大树，树在风霜雨雪里越长越苍翠，房子没法和树相比，树有繁茂根须，老房子的根须就长在墙上。老房子这些年来似乎老得特别快，我偶尔路过苔藓斑斑的老墙边，突然感觉有簌簌而落的灰白墙皮落在我肩头，那仿佛是老街老墙上生出的老年斑。

樊大哥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而今他作为老街的楼栋长，在老街的烟火氤氲里，脾气温和地为居民们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收取水电费，笑眯眯地调解着居民们的一些家事。有天，樊大哥对我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老街，难道就这样让它老去吗？当看到老街启动整治工程，在老街包浆的肌理里长出新鲜枝叶，樊大哥宽宽的眉宇舒展开来。

像樊大哥这样热心热肠的老街人还真不少。腊月里，老街上的王婆婆带着白糕抱上满月的孙子来到老街理发的程师傅店里，一是报喜送白糕，二是免费剃胎发。这些年程师傅定下规矩，凡是老街的新生儿，满月后剃胎发到他店里都免费，在老街理发40多年，程师傅店里的价格，都是盐巴一样的良心价。还有老街的热心人向大哥，在去年夏天老街的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中，向大哥在那个滂沱暴雨夜一直没睡，他打着手电筒来来回回察看临街河流的水位线，凌晨4时，河水翻滚着扑向老街，向大哥拿上小喇叭沿着老街跌跌撞撞奔跑，高声呼喊：“河水来了，快跑，快跑！”一些还在睡梦沉沉中的老街居民，向大哥已顾不得更多了，他用一根木棒捶打着他们的家门大喊着“快跑，快跑”，让老街最后一批人安全撤离。后来，向大哥被我们这个城市授予“年度好人”称号，我在视频直播里看见胸前戴着大红花的向大哥发表感言：“其实这些都没啥啊，老街人都是一家亲……”腊月的一天，我看见向大哥推着轮椅上的一位老人沿着巷子吱吱嘎嘎地前行着，那是坐在轮椅上的王老头，他在秋天里脑梗发作进医院医治，但出院后已半瘫。王老头有些自暴自弃了，他对家人说，这样活着又有啥意思啊。向大哥知道后，赶紧进了王老头的家门，蹲在他床前说：“王大哥，我们老街人来陪你！”于是，向大哥只要有空，就要推着王老头的轮椅去老街老巷里走走转转，老街上奔涌的地气、烟火气，让王老头枯萎的生命恢复着生机。

老街河流上的百年石拱桥，是老街人心里的老祖宗，它与老街人亲人一样相伴。腊月的一个晚上，我与妻子去看望住在老街的母亲，然后来到老桥静坐一会儿。新婚那年，我和妻子在老桥上照了一张合影，她有着海藻一样的长发，我也是黑发茂密闪亮，在烟熏火燎的婚姻生活里，有相爱缱绻，也有厌倦疲惫。那天，我与妻子坐在老桥望着桥下流水，我掏出手机，把我收藏的一句话送给妻子看：在美好的婚姻里，一方会慈爱地守护着另一方的孤独。这句话，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送给妻子的。如果婚姻生活里，两人转化为慈爱而宽容的友谊，这是对生活透彻理解后变得豁达明亮，努力而艰辛的契约达成，也是一种爱的能力。

腊月的一天，我站在河流老桥边，耳畔传来不远处河流上游挖掘机施工的轰鸣声，在那里正在实施老街河流段的分洪工程，就是沿着河边山体下面，掘出一个洪水期间调节水位的分洪隧洞，让汛期时的滚滚洪水通过隧洞流入一条大江，实现老街河流段一劳永逸的防洪，再遇洪水季节，老街人可以睡上安稳觉了。

我去老街看望一棵树冠如云的黄葛树，它已有36年树龄，是当年18岁的我，刚来到老街单位时和同事们一同栽下的，据说一棵树的生长里，也会留下栽树人的DNA。所以我对这棵黄葛树感到很是亲切，常去树下走一走，往铠甲一样的树身上靠一靠，默默吮取着一种力量。我站在这棵树下再次合影留念，树添年轮，我增岁月。

晨晖 汤青 摄

# 城市里的腊月

□ 马 健

时至岁末，久违的阳光很清澈地大面积地淌下来，淡淡地带着节日的甜味，浮动在这座小城的上空。无数楼宇和房舍错落地蜷卧在绀蓝的天宇下，几乎让人误认为冬已过去。其实这才进入了腊月，城里的年味便日渐浓烈起来。

城市里的腊月，是腊味的时节。城市里的人们，都会去集市上灌些香肠。很快，不少人家的阳台上、院子里都会多上一道长长的“肉帘”，一根杆子横着，晾晒着一根根灌好的香肠，如同“门帘”一般，走近了便能闻到那醉人的肉香，已然闻到过年的味道。当然，市民也有直接在超市选购腌制好的腊味，腊货在手的腊月，依旧幸福依旧温暖。

城市里的腊月，那一街又一街的年货摊子开始摆起来了。因为到了这个时节，是商家最好做生意的时候，他们摆成了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年货专柜，或者干脆就搬到外面摆成一条街，让熙熙攘攘的市民任意挑选。商家看中了中国人的习惯，一年省吃俭用忙到头，到了过年就要玩高兴、吃开心。

最热闹的还是城里的年货一条街，只要一进腊月，“年货大街”四个斗大的字就会悬升在大街口的龙门架上，如同两尊充满着喜庆的门神。无数的小商小贩进驻在街边两侧，各式摊床一字排开，各种特色商品应有尽有。

整个年货一条街，加上向街外边的延伸足有两公里长。这个时候，所有的城里人家都要在年货大街上置足各色年货；在这个时节，因为卖了余粮，也是乡下农民腰包最鼓的时候。很多农民兄弟也拖儿带女，成群结队来到城里，来到这里的年货大街，为一家人置办盼望了一整年的幸福和喜悦。

城市里的腊月，是一个迎新年的时节，城市里的市民在工余或周末，对熟悉的空间进行一次次打扫，希望给新年带来新的面貌。各条街道上，也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城市装饰得漂漂亮亮。花圃要换上新鲜的花卉，街道要装上绚烂的彩灯，机关或社区门口要挂上红灯笼，公园里要做出新颖的园艺造型。

腊月里的城市，春联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不管如今社会云卷云飞潮起潮落，但这个传统始终如一。小区百姓家的春联，以祈祥纳福的多，贴心而喜气；机关单位门口的春联，则以振奋人心为主，更大气，更张扬。城市里的人们将一切美好写下，享受语言的魅力，在欢声笑语间感受传统习俗之美。

腊月里，在城市里的公园一角或文化活动中心，还有一些排练节目的市民，他们摩拳擦掌，准备在过年期间大显身手。人们的生活富裕了，精神生活也不可少，如今街道社区扶持的半官方文艺团体，加上沙龙性质的民间艺术团体，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市的各个片区，大凡所在街道条件具备的公共场地都有演出的舞台，提供给这些团体在新春佳节集体登台亮相，展现城市里的风采。

城市里还有一群人已经习惯了网购，他们在电脑或手机前浏览，因为丰盈的年货就在网络间掌握之间了。城市里的腊月，他们忙于收快递，昨天是漂亮的时髦服装，今天是远方的风味特产，明天又是好用的生活用品……那些在网络里传递的，那些在城市间游走的，那些在腊月里穿梭的，不仅是最新最潮的年货，更是永不泯灭地对年的向往和追求。

城市里的腊月，还有那一抹中国红。红色的元素在城市的四处绽放，如同一团热火在激情的岁月里绽放，在色彩的温度里沸腾，在温度的围绕里沉醉。

# 赶年集

□ 刘志杰

赶年集是人们忙年的最后一个重头戏，我的老家的大集逢农历的四、九开市，因此，腊月二十九这天便是非常“卡脖子”的年集。

庄稼人从来不会睡懒觉，到了赶年集这天，往往天刚放亮就开始忙活起来，如果能被大人允许一同前往，那几乎会让孩子们欢呼雀跃起来。跟着大人走在乡间的路上，赶集的人已络绎不绝，大家有说有笑，不时地打个招呼，慢慢的，四里八乡前来赶年集的人便汇成了一条人头攒动的河流。

集市设在一个村庄的大街上，赶集的人们在中间你挤我拥、摩肩接踵，两侧是五花八门的各类摊位，有叫卖鸡肉鱼蛋的，有摆着新鲜蔬菜的，以及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年画、对联、过门钱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叫卖声、还价声也此起彼伏，熙熙攘攘地热闹成了春节期间的欢乐乡村嘉年华。

这次赶年集，人们大多是为了拾遗补漏地置办一次年货，另外买些蒜黄、芫荽等不耐存放的鲜菜，也有一些手头拮据的乡亲，把家里用不着的物品拿来卖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钻空子，看看能不能在商贩处理年末尾货时捡个便宜，当然更多的人则是纯粹为了来凑个热闹。大家就这样边走边逛，遇到心仪的货物便上前摸摸看看、挑挑拣拣，碰到熟人也会家长里短地寒暄半天，于是年集不仅是货物的集聚场，还成了人情的汇集地。

男孩子魂牵梦绕的去处当然是鞭炮叫卖区，这个区虽远离集市的主区，但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为了招揽顾客，一位位摊主声嘶力竭地吆喝着，说的大多是顺口溜和俏皮话，在观众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会将挂在杆上老半天的鞭炮点燃，让大家“听听响”。一旦发现这家的鞭炮质量更胜一筹，马上有人举着票子挤上前……

赶年集的人总会忘了时间，往往会耽误吃午饭。回家的路上，肩上背着、手中提着、独轮车推着各类年货的人们，三两结伴，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让男孩子最开心的，往往是手里又多了一两串鞭炮，因为不舍得一次性放完，回家后便拆散了单个燃放：将鞭炮或夹在墙缝里，或埋在雪堆中，拿一根香点燃芯子后迅速跑开，身后马上“啪”的炸响，浓浓的年味也随着一声声爆响在乡村里飘荡萦绕。

眼下，虽然已商超林立，网上购物也越来越方便，但是集市在乡村却一直备受欢迎，热闹的年集更是从不缺席地延续至今，很多城里人也会挤进年集上看个新鲜。如今的年集，无论是货品还是付款方式都紧跟潮流、与时俱进，很多老年人的摊位前都放有收款码。悠久的传统，纯朴的民风，难解的情结，又加上时尚元素的融入，让年集这个购物平台焕发出盎然的生机和更迷人的风采。

# 那年寒假

□ 项志明

1994年9月，我从部队考入南京炮兵学院，开始了4年的军校生活。记得是元旦过后的一天，晚自习刚结束，队部通信员突然拿着份名单，挨班通知相关人员开会，我也在其中。

“这突然间又开什么会？”拿着马扎往二楼俱乐部走时，隔壁班一位同学小声嘀咕道。“估计不是什么好事。”旁边一位同学回应道。

到了俱乐部，只见教导员于斌笑盈盈地坐在前面，一点没有“山雨欲来”的迹象，大伙的心顿时放下了一半。人到齐后，通信员开始照着名单点名。这时我才发现，来开会的绝大多数都是江苏同学，还有少数几个安徽的，心里不禁纳闷了：教导员也是江苏的，这开的难不成是老乡会？

点完名后，教导员开始讲话，大致意思是，学院军务处今天刚通知，今年寒假留守值勤还是由学员队担任，每个大队派一个学员队，人数大约30人左右。我们四大队部研究，此项任务由新生队也就是我们队担任。在留守人员选派上，中队以学院驻地汤山为圆点，按照200公里的半径画了个圈，今天来开会的便都是家庭住址进圈的同学，总共32人。开会主要是通知大家抓紧写信或电话和家里说下留守的事，看看家庭是否有特殊困难，如果有，可以单独向教导员汇报。

会非常简短。开完会，我们部队生学员倒没觉得什么，毕竟在部队待过3年，早已习惯在外过春节；地方生学员就不同了，他们毕竟是第一年离家，绝大部分人还从未在外过过春节，所以会后感觉他们还是有些发愁的。

寒假在紧张的复习考试中很快到来了。令教导员没想到的是，32名留守学员没有一人提出困难，家庭也都支持大家留守。按照队里计划，我们32名同学分两批留守值勤，第一批从放假到初四，第二批从初四到开学。考虑到地方生第一年离家的因素，第一批基本上以我们部队生为主，教导员和队长各随同一批留守。

随着同学们陆续离院，平日里喧闹的校园一下安静了下来。我们中队主要担负学院小西门岗哨任务，此外还有些随机巡逻任务。留守的日子虽然有些枯燥，但相比平时还是轻松很多。内务卫生要求没有平时高了；正课时间可以看看电视、录像片或是打打扑克下下棋；教导员有时也会拉起手风琴，教我们唱唱歌；一日三餐也由大锅饭改为小锅炒了，大伙每天轮流到炊事班帮厨，和炊事班留守的两名战士一块做饭，倒也其乐融融，对家的念想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1月30日，大年除夕。早上，教导员带领我们忙着贴对联、挂灯笼、拉彩带，学员队一下有了热气腾腾的过年味道。下午，除了值勤学员以外，教导员带着我们全部到炊事班帮厨，自己动手炒菜、包饺子，准备年夜饭。

晚上6点多，大家聚在饭堂外放完爆竹后，年夜饭正式开始。考虑到晚上还要站岗，炊事班为大家准备了山楂汁，倒在杯中红彤彤的，倒也十分喜庆。年夜饭结束后，教导员和我们一起围坐在俱乐部里，等着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晚上10点不到，期待之中的赵本山、范伟的小品还没上演，轮到我站岗了。我和同学徐晓祥穿上大衣、扎上外腰带，向学院小西门岗亭走去。

到了岗亭，和前班同学交接完枪支弹药后，我和徐晓祥站在狭小的岗亭中，交谈起家乡过年的情景。聊着聊着，听着天空中不时响起的爆竹声，禁不住有些想家，想着家里父母此时肯定也在牵挂军校的我们，但我们却连个电话问候也无法实现，心里一下感到空落落的，一种莫名的失落顿时游荡在心间。两人一下谁都不说话了，就那样静静地站着，回味着家乡的过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身上的热量也在一点一点地流失。尽管我俩把大衣裹了又裹，把外腰带紧了又紧，寒意还是止不住地阵阵袭来。看了看手表，时针才指向11时，心中不由盼望时针能够快些转动，让我们能够早点下岗回到中队和同学们一起热热闹闹地跨年。

又过了大约5分钟，突然听到岗亭前面的马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不是12点才交班吗？这个点除了站岗的，谁还会跑这儿来？”我俩不禁纳闷了，赶紧走出岗亭观察。漆黑的夜色中，依稀看到有两个人影正朝这儿走来。

“谁啊？口令？”我不由握紧了冲锋枪，大声问道。来人回答了正确的口令。

“口令正确，应该是查岗的吧。”我和徐晓祥小声说道。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保持着十分警惕，紧紧握着手中枪支。

等来人走近一看，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没想到来的竟是学院刚上任不久的吴乃文政委，旁边跟着的一位少校军官手中还提着两个大礼包。

“首长好！”我俩赶紧敬礼。“你们好！除夕夜站岗，辛苦了啊！这里情况怎么样？”政委回礼后问道。“报告首长，一切正常！”我俩答道。

“好！寒假期间学院大部分同志都回家过年了，你们主动留守值勤，为学院保持安全稳定的正常秩序做出贡献了，我代表院党委和全院教职员工向你们表示慰问和感谢！”说完，政委非常庄重地给我俩敬了个礼。

当兵3年多，第一次碰到大校军官主动给我们敬礼，紧张得我俩一下子不知道咋弄了，赶紧手忙脚乱地给政委回礼。

“今天是大年三十，这里提前给你们拜年了！学院也专门给留守学员准备了大礼包，李参谋，给他们吧。”

“谢谢首长，谢谢李参谋！”接过大礼包，我俩激动得不知说啥了。

“好了，不早了，都十一点一刻了。”政委看了看手表说道，“现在我通知你们：交班！这班岗由我和李参谋来站，下班岗让他们2小时后来接我们。你们赶快回去和同学们一起热热闹闹跨年吧！”

“啊？首长，这不好吧？”我俩听了一下愣住了。“没什么不好的，这是院里的决定。你们辛苦一寒假，这个跨年岗应该由我们来站。赶紧交班吧。”政委说道。

“执行首长命令！”一旁的李参谋也说道。

见政委和李参谋都这么说，我们只好卸下枪支和弹药袋，交给政委和李参谋。政委非常熟练地验枪并检查完弹药袋后，跨步走入岗亭，“好了，回去吧。现在我们上岗！”

拿着大礼包愉快地回到中队俱乐部，我俩兴奋地向教导员和同学们说起政委到哨位上给我们拜年还替我们站岗的事，并将大礼包里的食品分给大家一起品尝，同学们也都很受鼓舞，叽叽喳喳议论的声音甚至盖过了电视上春节晚会的声音，暖洋洋的热闹场面一下分散了我们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教导员也说，在学院工作多年，今年除夕夜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并叮嘱我们下班岗记得凌晨1时去接岗。

在大家意犹未尽的议论中，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伴随着电视上晚会主持人的齐声倒计时读秒，新年的钟声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敲响了。教导员和我们一起跑到中队楼下，共同点燃新年的爆竹和烟花。此时，外面的烟花爆竹声也是此起彼伏，天空不时绽放的烟花将校园照耀得美轮美奂。想到政委此时正在哨位上替我们站岗，心中那份感动更是如这缤纷烟花一样，照亮了校园，更温暖了心间。

第二天大年初一，教导员到院里参加交班会时才得知，除夕夜领导站跨年岗这事，是政委当天下午召集学院机关和基层大单位值班领导开会时定下的。除夕那晚，学院所有岗哨的跨年岗全部由值班的院、部首长和大单位领导带领机关干部担负，让全院留守的学员队干部和学员都能高高兴兴地一起跨年。

交班会上，教导员还带回个好消息，考虑到今年留守值勤的都是大一学员，难免会想家，所以学院决定大年初一给每个留守学员队的电话开通外线，大家可以轮流给家人打打电话拜拜年。听到这个消息，大伙高兴地一下蹦了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除夕跨年的兴奋劲还没过，初四到了。我们第一批留守学员和第二批学员交接完后，愉快地踏上了回家之旅。